

民国大师文库 ·

(第五辑)

中国词曲史

王 易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民国大师文库

(第五辑)

中国词曲史

王 易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词曲史 / 王易著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4
ISBN 978-7-5502-4935-6

I. ①中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词曲史—中国—古代
IV. ①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8632 号

中国词曲史

作 者: 王 易

选题策划: 北京三联弘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20 千字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24.5 印张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935-6

定价: 49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4318689

出版说明

一、民国大师文库，旨在为读者提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精品。当时，学问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，西学东渐，学术革新；因时应势而现出版高峰，大师名家之作数量激增，质量上乘，对此时及后世的中国学术发展与演进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二、本丛书精选此时大师名家之有关学术文化经典著作，以期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做一系统整理。

三、丛书所收书目，虽各自早有出版，但零散而不成规模。此次结集，欲为推动中华文化之大发展、大繁荣尽出版人绵薄之力，成一民族文化珍品，为后代留存传之久远的鸿篇巨作。

四、为丛书系列之计，故以史学、国学、文学、一般学术著作之顺序编排。

1. 单种书文字量过少的著作，寻二三种内容相近，或作者为同一名家者，则合成一册，字数以30万字为限；

2.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50万字的著作，则分为上、下两册；

3.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100万字的著作，则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册。

五、所收著作，版本不一；流布之中，文字错讹；择其善本，一一折校。现虽为通行横排简体，然尽量保持二三十年代原貌。

1. 人名、地名、异体、通假，仍从原书繁体；

2. 标点符号，从作者习惯，非排版差误者不予改动；
3. “的”，“底”一类文字之分，均从原书；
4. 遇原书字句有疑问者，非有根据不予更改，力求保持原貌。

“民国大师文库”丛书，工程浩大、环节繁多，编辑、校对、照排、印制人员虽勉力为之然错漏不免，还望方家谅解之余不吝指正。

序

《汉书·艺文志·诗赋略》，赋家分隶屈原，陆贾，荀卿，并杂赋为四。屈主抒情；陆主说辞；荀主效物；杂则谐谑之属也。歌诗则次吴，楚，燕，代，邯郸等以当风；次汉兴兵所诛灭，出行巡狩等以当雅；次宗庙送迎灵颂以当颂。其《李夫人》，《幸贵人》，《中山孺子妾》，《未央才人》，《黄门倡》等，则剧本之类也；《周秦》等则前代乐章也；《谣歌》，《诗声曲折》等则歌声谱式也。刘《略》，班《志》，实开文章派别之先声，亦即谈艺家所自昉。《法言》，《论衡》，片辞居要。至魏文《典论》，肇著专篇。自后作者如《文章流别论》，《文章缘起》，实详体制；《诗品》，《翰林论》，《文赋》，品藻利病，多甘苦之言；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，责实课虚，网罗前世，截断众流，叹观止矣！《楚辞》，《百官箴》，《七林》，《连珠集》，《玉台新咏集》，义专论品，总集斯兴；至昭明太子《文选》，屹然为艺海大宗！爰逮唐宋，体制渐歧，各明一义。征文考献，论世知人，则有《唐文粹》，《宋文鉴》，《南宋文范》，《金文雅》，《元文类》，《明文衡》，《历朝文纪》，《古诗纪》，《全唐诗》，《全五代诗》，《宋诗钞》，《宋百家诗存》，《全金诗》，《元诗选》，《明诗综》，《列朝诗集》，《全唐文纪事》，《历朝诗纪事》，《广陵诗事》，《感旧集》，《篋衍集》，《湖海文传》，《诗传》，《诗人征略》，《琬琰集》，《碑传集》之属，托体独尊，文也，而史寓焉。析体制，则《文章襟喉》，《文章辨体》，《文体

明辨》等尚焉；谈义法，则《修辞鉴衡》，《四六法海》，《瀛奎律髓》，《唐诗鼓吹》，《古文绪论》，《唐音》，《唐诗品汇》，《艺苑卮言》，《谈艺录》，《说诗晬语》等备焉。明派别，则有《江西诗社宗派图录》；标句法，则有《主客图》；讲声调，则有《谈龙录》，《声调三谱》。泊夫析赏考证，巨细兼赅，则有诸家《诗话》，《四六话》，《四六谈尘》，《赋话》，《读赋卮言》，《渔隐丛话》，《诗人玉屑》，《丹铅总录》，《诗薮》，《然灯纪闻》之属，郁郁乎！彬彬乎！八音繁会，五采相宣已。然求其贯今古，穷源委，析利害，究正变，足与《文心雕龙》媲烈者，史家惟有《史通》而已。诗文大国，既如此矣。词曲导源既晚，托体甚卑，论盖尤鲜。如《中州乐府》，《历朝词综》，《昭代词选》，《词林纪事》，《本事词》，《篋中词》之属，则以征文考献论世知人为归；而《乐府补题》，社稿也，《元草堂诗余》，总集也，黍离麦秀之哀寓焉。如《遏云》，《家宴》，《尊前》，《花间》，《兰畹》，《金奁》诸集，《草堂诗余》，则以嘌唱为宗，间明宫调；如《乐府雅词》，《阳春白雪》，《花庵绝妙词选》，《绝妙好词》，《花草粹编》等，则专示准绳，或搜遗佚。如《荆溪词》，《众香集》，《宫闺词》，《闽词钞》，《西泠词萃》，《湖州词征》，《甬上近体乐府》，《常州词录》，《浙西六家词》，《明湖四客词》，《闺秀词汇刊》之属，或断代，或限地，或限人，间阐宗风。专咏一物，则有《梅苑》，《梅词》，《萍聚词》；专用一调，则有《龟峰词》，《百萼红词》，《聚红词》，《友声集》，《碧瀣词》；析源流，则有《教坊记》，《乐府杂录》，《碧鸡漫志》；正宫律，示义法，则有《词源》，《乐府指迷》，《作词五要》；析派别，则有《词辨》，《宋四家词选》；标句法，则有《词旨》；订声律，则有《圈法美成词》，而后来诸家《图谱》，钦定《词曲谱》，由此出焉。万氏《词律》，擅廓清复古之功；《天籁轩词谱》，独标雅正；谢氏《碎金词谱》，旁注工尺，取自九宫南词，意昉白石歌曲，施之弦管，尚隔一尘。论音韵，则有《菴斐轩词林韵释》，学宋斋，榕园，沈，毛，仲各家《词韵》，尚属椎轮；

而谢氏《碎金词韵》，依黄公绍《韵会举要》，备注五音清浊，戈氏《词林正韵》，《晚翠轩词韵》，一依《集韵》，一依《佩文韵》，折衷古今，足何据依；《蓁斐轩》虽最称古本，实同曲韵，非词家所适用。下逮诸家《词话》，《词品》，《词统》，《词筌》，《词衷》，《词尘》，《词苑丛谈》之属，巨细兼明，凡诗文家所有著述，词苑咸备焉。论曲之书，不逮词家之繁，实较词家为密。如《太和正音谱》，《南九宫谱》，《北词广正谱》，《金元十五调》，《骷髅格》，《南音三籁》，《啸余谱》，《南词定律》，《钦定九宫大成谱》等，则图谱之属也；如《中原音韵》，《中州音韵》，《洪武正韵》等，则音韵之属也；如《碧鸡漫志》，《武林旧事》，《梦粱录》，《辍耕录》，《野获编》等，不专论曲，而沿革具焉。钟氏《录鬼簿》，为元曲箸录专书；臧氏《元曲选》，为剧曲总汇，杨氏《太平乐府》，《阳春白雪》，则散曲存焉。而黄氏《曲海》，王氏《曲目》，为曲家别辟目录一途。他如涵虚子《曲论》，《词品》，丹丘先生《论曲》，王氏魏氏《曲律》，沈氏《衡曲尘谈》，《顾曲杂言》，《度曲须知》，徐氏《南词叙录》，吕氏《曲品》，高氏《新传奇品》，梁氏李氏《曲话》，焦氏《剧说》，徐氏《乐府传声》，则杂论南北曲之声韵义法作家。《盛明杂剧》三编，汲古阁刊《六十种曲》，墨憨斋《传奇定本》，则南曲总汇；《雍熙乐府》，又为北曲南曲之总汇；《缀白裘》则杂选南北曲，允推巨编也。综览吾国二千年来谈艺之作大概如右所举。其能以科学之成规，本史家之观察，具系统，明分数，整齐而剖解之，牢笼万有，兼师众长，为精密之研究，忠实之讨论，平正之判断，俾学者读此一编，靡不宣究，为谈艺家别开生面者，闾无闻焉。南昌王子简庵，十年来倚声挚友也。去年教授心远大学，撰《词曲史》一编，用作教程。盖感于废学新潮，群言淆乱，深愍晚学无所折衷，将以祈向国学之光大，牖启来者，导之优美高尚纯洁要眇之域焉。盖词曲之为体，忠厚恻怛，閎约深美，史公所谓隐约以遂志者，有惻隐古诗之义；足以移人性灵，愉人魂魄；冀得匡拂末流，涵濡德性，而反

之于诗教也。方南昌乱亟，吾二人者，皆闭门论箸，数有切磋，愧少弘益。今将远别，督序于余。特历举吾国古来谈艺之著述，品论扬榷，俾读者知此编位置所在云尔！丁卯六月威远周岸登。

例 言

文学全史，体大绪繁。词曲一隅，范围固隘；然与乐府，同源殊体。是编尚论乐府流变，冀探其源；详述词曲演化，务明其体。

史家体例，本重叙述，间入议论，左马已先。是篇叙述往迹，时参目论；篇首引端，义同序赞。

篇章之区，各以时代篇题浑括，用摄其纲；章题显明，以张其目。

词盛于宋；曲盛于元。叙词详宋；叙曲详元。明曲胜词，曲详词略；清词胜曲，曲略词详。

体制为本，不厌求详；作者为迹，未免于略。

词体简约，例可系人；曲篇繁重，例惟示始。

史称载笔文叙为宜；文所难明，佐以表列。避档册之琐屑，蕲览诵之清通。

称引前说，或著或略。语待折衷，则标所自出；事无歧隐，则视若公言。直举所知，无意掠美。

句读符识，习见近籍，从俗援用，以利后生。

载籍无涯，闻见有限。取裁率尔，无漏为艰。补阙订讹，有待贤哲。

导 言

东西诸国，文化各殊，溯其渊源，每由民族质性之有偏，居处环境之互异，用是演进，各展所长，经时既遥，遂歧趋尚。西方种糅国密，待竞而存，生生所资，无敢暇逸，理智所注，科学兴焉；中华地大物博，闭关自足，历岁数千，同文一贯，情感所凝，文学尚焉。夫文学公物也，亦文化之果也，有文化者即有文学，宁独中国？虽然，事有偏胜，物有特征。文学者，中国所偏胜而数千年所遗之特征也。西国未尝无文学，而历世未若中国之久，修养未若中国之深，好之者未若中国之多且专，此无可逊也。然则吾人姑谓中国文学甲于坤舆，殆非过矣！

虽然，国人之瘠于文学也亦甚矣！自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迄于清，举凡文士才人所毕生萃精力而为之者，何莫非文学哉？其为类也，有散，有骈，有韵律；其为体也，有文，有赋，有诗词歌曲。任举一端，皆足耗其人半生心血以求一当。则妨生事，阻普化，非文学之本意也。然而业无幸成，功无虚牝，力之所及，效则致焉。苟时方丧乱，尚申、商之法，右孙、吴之谋，用苏、张之策，抑文黜学驱民以归于惨澹苟营之涂，斯已矣；如其不然，欲养和平康乐之风，存温柔敦厚之教，使心声所播，文采所敷，濡染弥漫，蔚成国华，则艺不厌精，心无求暇。盖文章政事，分道扬镳，纵未兼长，无妨并进。使持功利之见，杂诸性情之间，行见顾忌迁就，无有已时，而支绌隳落，可立待矣。故恶高美之文学者，不必言文

学，揭简易以为倡者，不足言文学。

所谓文学之优劣，果以何为标准乎？征诸中西论文者之语。可以睹矣。西方之论文，恒以读者之赏鉴为准，其重在外缘；中国之论文，则以文章之本质为准，其重在内美。波斯奈谓“文学志在取悦于大多数人”；而杜甫乃云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赫德森谓“文学论情述理，对大多数人类生兴趣”；而昭明太子乃云“事出于沈思，义归乎翰藻”，梁元帝更云“绮縠纷披，宫徵靡曼，唇吻遒会，情灵摇荡。”察其所揭之帜。则其内外轻重之不同明矣。故中国文学，惟务充内美，而不计外缘，其得在高超，而失在不普；西方文学，务容悦当时，趋附风尚，其利在广被，而弊在委随。此亦中西人性之殊。而文学根本之歧点也。

文章之内美，约四端焉：曰理境也，情趣也，此美之托于神者也；曰格律也，声调也，此美之托于形者也。托于神者，为一切文体所同需，托于形者，则诗词曲所特重也。理境高矣，情趣丰矣，无格律声调以调节而佐达之。犹鸟兽之不被羽毛也，犹人体之不著冠服也，犹舞无容而乐无节也。虽自矜其精神之美，何济焉？《诗序》云：“情发于声，声成文谓之音。”沈约云：“欲使宫羽相变，低昂舛节，若前有浮声，则后须切响。一简之内，音韵尽殊；两句之中，轻重悉异。妙达此旨，始可言文。”则格律声调之重，昔人固论之周已。

昔季札观乐，闻声而识其国风。《诗》三百篇，大率可被之弦管。故班固云：“诵其言谓之诗，咏其声谓之歌。”夫声不谐则乐不叶，欲咏其声何由乎？故诗歌之与格律声调，源固并也。汉魏乐府，置协律之官；隋唐登歌，传坐立之伎。乐日盛矣。然太白《清平调》香山《杨柳枝》，本属绝诗，却开词脉。自时厥后，诗乐并兴。词则应运而生汇流而大。于是格律声调，尤重于诗歌矣。

或曰：词曲之事，亦仅于抒情而已，乃至侔色揣称，刻羽引商，词调数百。曲体千余，得无有玩物丧志之患乎？曰：人心情态，何啻万千！声

本乎情，自然殊致。如其挚情流露正赖声律，以成抑扬动静刚柔燥湿之观。譬之五服六章，纵异布絮之功，能资黼黻之美，苟非墨翟之非乐贵俭，孰能拒而斥之哉！自唐以降，作者千数，岂尽愚蒙？何以不惮烦劳，行兹艰阻？岂不以宝藏所存，糜躯无惜，不为其易者，正欲达其深耳！

或又曰：抒情之道，岂必词曲哉？方今欧化东渐，新潮日长，创无韵之诗，行自然之体，未尝不足以抒情。居今日而盛谈格律最严，声调最复之词曲，得无贻章甫适越之诮乎？曰：人不能乐，不害其为人；士不能吟，无伤其为士。聋者无以与夫钟鼓之声，然遂欲铄绝竽瑟，塞瞽旷之耳，而自盖其不聪，不可也。文学者，学之专门者也；词曲者，又文学之专门者也，专门之事，不能责之众人；然而百夫之所不能扛者。乌获可一臂而胜，无害也。无韵自然之诗，不禁人为；欲遂扫其固有之美，强天下而尽从其后，于势亦有所不可能矣。

今述词曲史，其事有三难：一、昔人言词曲者，率重家数，而鲜明其体制源流也；二、词曲宫调律格，至为复杂，言之不能详尽也；三、词曲之界混，后人不能通古乐，无以直捣奥窔也。兹惟旁稽群籍，折衷事理，区为十篇，撮述于次：

为学务先正名，名正则学之条理可具。矧词曲上承于诗，旁通于赋，下流于歌剧盲辞，其质难明，其界易混。不有以揭之，曷从而辨之！述《明义第一》。

事无突如，物不骤至。欲细其理，必探其源。词曲各具封疆，领域颇广。宋元以降，卓焉大声。穷其所自，各有根本。哀索列举，务观其通。述《溯源第二》。

唐代声色冠绝，士耽骚雅，众习宫商，几于人握灵珠，家抱荆璧。词体之立，实肇斯时，五季更迭，百度废弛，人文凋敝，独词则洋洋大观。述《具体第三》。

有宋龙兴，文风大畅。倚声之道，习焉为常。自理学名臣，才人志

士，缙羽闺阁，巨佞神奸，皆擅胜场，各具面目。佳篇伟作，发数尤难。词学至此，若决江河。述《衍流第四》。

北宋全盛，词苑辉煌。晏，欧，柳，苏，贺，秦，周，李，并挺英哲，以佐元音。南渡中衰词人抑塞。辛，姜，吴，史，王，蒋，张，周，或见江左风流，或感西周禾黍，列而论之。述《析派第五》。

诗律宽放，词则倍严。调既陆离，韵复纷杂。四声既别，五音益分。剖析毫厘，咀嚼微妙，语其组织之密，实无匹伦。浅学者感其难；而深好者领其味。述《构律第六》。

词体层出，流变渐乘。北宋大晟，已开乐府。转踏，大曲，宫调，赚词，递衍递繁，遂成曲体。金元以降，南北并趋，结族之交，探索最难。苟非别详，不足指信。述《启变第七》。

物盛必衰，理所应具。宋元词曲，至明渐芜。高，刘，瞿，李，尚有正声；乃及杨，王，强作解事。歌剧亦逊胡元，虽有名篇，或舛声律。述《入病第八》。

胜清人文，自然淳焉，曲苑词坛，备臻上极。词则朱陈竞响，曲则洪孔飞声。末季格调益高，订勘尤密，古华烂发，坠绪能明。但歌剧中衰，佻声代作耳。述《振衰第九》。

士困于学，文患其难。趋势所归，似罍丽之词，在所必扫。然美不自灭，情有同然。情苟欲舒，美应无缺。词曲浩博，无美不臻，历世弥光，可以操券。述《测运第十》。



目 录

序 / 001

例言 / 001

导言 / 001

明义第一 / 001

溯源第二 / 008

具体第三 / 025

衍流第四 / 070

析派第五 / 113

构律第六 / 166

启变第七 / 204

入病第八 / 280

振衰第九 / 308

测运第十 / 357

后 序 / 366

明义第一

欲明词曲史，当先明词曲之义。顾词曲之义亦难明矣。盖吾国历史，亘世过长，名物之立，往往一字数义，一物数名。非推其本末，辨其通专，不足以详其性质范围也。即如词曲二名，人皆知为唐，宋，金，元间之二种新文体矣，苟粗言之，亦曰词曲已耳。何待别明其义乎？然词曲之名，含义甚复，界限甚宽；非必唐宋间之所谓词，金元间之所谓曲也。且方曲未兴，词亦泛称为曲；迨曲既盛，曲又广称为词。（说详后）又就词而言：有称诗余者矣；有称乐府者矣；有称长短句者矣。就曲而言：有称杂剧者矣，有称院本者矣；有称传奇者矣；有称散曲者矣。是词曲犹非定名，夫何由而断之？今惟先释二者之义，继明二者之界焉。

（一）词之意义

自来释词字之义者，每好征引《说文》意内言外之训，然许氏初非为此立名，而其字实不专属此唐宋间之一种文体之称也。词，《说文》作𠂔，从司言，意主于内而言发于外，故上司下言者，内外之意也；（从段氏说）词字则为其隶行。（郭忠恕《佩觿》）今假之为此种文体之名，亦不过化通称为专称耳，非其义遂足以专明此一种长短句之近体乐府也。夫意者，文字之义；言者，文字之声；词者，文字声义之合也。举凡摹绘物状，发声助语

之文字，皆以词为通称。乃欲据以训此千年后特出之一种文体，得无牵强？故吾人但名此种文体为词可矣，不必上追许说，攘通称为确诂也。（清谢章铤《赌棋山庄词话》续五有论及此者，略谓“夫意内言外，何文不然？不能专属之长短句。盖乾嘉以来，考据盛行，无事不敷以古训，填词者遂窃取《说文》以高其声价。”见颇通核。）至词之异名有诗余，乐府，长短句等，分释如次：

（甲）诗余——诗余之名，不详所自始。《蜀中诗话》云：“唐人长短句，诗之余也，始于李太白。太白以《草堂》名集，故谓之《草堂诗余》。”似诗余之名即出于此。然《草堂诗余》为南宋人所编选，而北宋廖行之词，已名《省斋诗余》，则其名固早立矣。大致谓古诗变为乐府，乐府又变为长短句，故以词为诗之余。而清毛先舒谓：“填词不得名诗余，犹曲自名曲，不得名词余。又诗有近体，不得名古诗余。楚《骚》不得名经余也。……故填词本按实得名，名实恰合，何必名诗余哉？”汪森谓：“古诗之于乐府，近体之于词，分镳并驰，非有先后。谓诗降为词，以词为诗之余，殆非通论？”吴应和则谓：“金元以来，南北曲皆以词名，或系南北，或竟称词。词所同也，诗余所独也。顾世称诗余者寡，欲名不相混，要以诗余为安。”而近人王以憨释之云：“非五七言之余，三百篇之余也。”如是而词之位置始得比于诗。然而“余”之为言，究未惬当也。宋元人词集以诗余名者，有廖行之《省斋诗余》，吴则礼《北湖诗余》，仲并《浮山诗余》，韩元吉《南涧诗余》，王之望《汉滨诗余》，李洪《芸庵诗余》，张铉《南湖诗余》，许棐《梅屋诗余》，吴潜《履斋诗余》，汪莘《方壶诗余》，韩淲《涧泉诗余》，汪晫《康范诗余》，黄机《竹斋诗余》，林淳《定斋诗余》，王迈《臞轩诗余》，赵孟坚《彝斋诗余》，葛长庚《玉蟾先生诗余》，柴望《秋堂诗余》，吴存《乐庵诗余》，赵文《青山诗余》，刘洵《桂隐诗余》，刘壎《水云村诗余》，黎廷瑞《芳洲诗余》，刘将孙《养吾斋诗余》，舒頔《贞素云斋诗余》，舒逊《可庵诗余》等。亦可见习用其名者之众矣。

（乙）乐府——乐府之名，始于西汉，盖教乐之官也。于殷曰瞽宗：